

七月詩叢

躍動的夜

莫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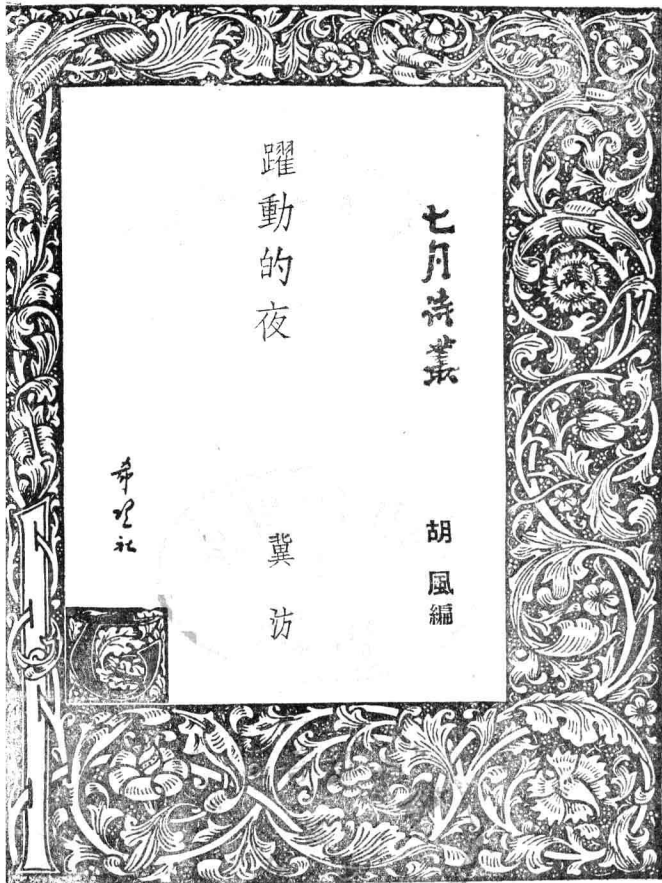
七月詩叢

胡風編

躍動的夜

冀沅

希聖社



七月詩叢

躍動的夜

著者：

冀 沅

編者：

胡 風

出版者：

新望社

上海郵局信箱四一七六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代發行：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桂初版(一)——三〇〇〇〇
一九四七年一月滬再版(三〇〇〇一—五〇〇〇〇)

目次

躍動的夜……………一

溪……………三六

曠野……………四八

夏日……………六二

躍動的夜

(一)

解除警報嚮了——

我用輕捷的步伐

躍出了防空壕，

向自由的大氣

舒暢地呼吸。

「再會！」

一同蜷伏過兩小時的難友們；

再會！

死亡的恐怖；

再會！

防空壕

——我們底襟姆。——

夜網已經罩下，

寬暢的街道，

狹小的巷衢，

高的樓廈，

矮的茅簷，

遠遠近近

充滿了電力底光輝。

人們從暗洞里爬出來，

拍去身上的塵土，

邁開壯健的步子，

用愉快的眼睛

迎着光輝。

店舖打開了門，

露出玻璃櫥，

陳列起貨品，

掛上金字招牌，

迎着光輝。

人力車夫

點燃了油燈，

牽起兩片輪子，

向鬧處

向江岸碼頭

迎着光輝。

一切都是原有的完好呵！

掛在那里，

貼在那里；

一切都是依照自己底意志呵！

行走在那里，

停留在那里；

一切都無恙呵！

生長在那里，

建築在那里。

江水用狂歌

迎着光輝。

輪船用汽笛

迎着光輝。

棗船

像是光輝的結穴處；

輪船破浪向它駛來，

無數的工人

狂歡着向它跑去。

看他們呀 看他們，

幌動的顫，

躍跳的腿，

揮舞的胳膊，

在電燈下

閃耀着古銅色的光芒。

「船靠了呀！

船靠了呀！」

洪亮的

是他們底聲響。

當船頭被鉄索鎖定，

火艙里停止了機輪，

我看清了

船里滿載着

蓬蓬勃勃的生命。

(三)

向生命的力嘯，

我敬禮！

從甲板上，

跳下一個，又一箇……

滾一身行囊，

提一支槍，

活躍的身子，

活躍的臉色，

活躍的復仇的心。

從躉船上，

成羣地向岸上飛奔，

抬着輜重，

抬着曲射砲和機關槍；

活躍的身子，

活躍的臉色，

活躍的復仇的心。

他們底灰色軍服，

閃着光輝；

他們底鋼槍，

閃着光輝；

他們笑了，

笑了，向他們自己，

向我們——所有的兄弟。

他們笑着，

打我底面前經過，

從他們底身上，

我嗅到了我所愛的泥土底氣息：

從他們底臉上，

我見到了工作艱苦的農夫底皺紋；

但光輝照耀了他們，

愉快籠罩了他們，

他們笑了。

向寬暢的馬路擁擠，

他們不需要休息。

當號手吹起了集合，

他們又擁擠着

朝一個方向排列。

在一聲口令下，

他們轉向了，

朝遙遠處

歌唱而前進！

遙遠處

將有火的跳躍

血的流奔。

(四)

向生命的力吶，

我敬禮！

在起重機下，

那長方形的堅實的

木箱

以沉重的姿態

卸落在躉船底甲板上；

壯健的工人

又熱情地

把他們抱起。

孩子們指手畫腳地：

「這是子彈，子彈……」

是的，每一顆

將要從戰士底手里

被塞進槍膛

經來復線嘶叫而去，

向仇敵

討還血債。

「杭唷，杭唷……」

碰了嘿，空手！

滑的呀，踩緊。」

一箱，一箱，

踞在工人底肩上，

浴着歌聲

漸漸向岸上浮起。

從那木箱底正面，

我看清了兵工廠的名字

和出品的年月，

從那木箱底兩側，

我看清了子彈底發數

和限用於何種武器的警語。

「杭嗜，杭嗜……」

高坡呀，上進，

脚哩，低地……

歌聲，

把木箱

向岸上浮起，再浮起。

岸上，

修長的馬路底盡處

駛來了一列汽車，

那放射的電炬，

那和諧的喇叭，

那暴跳的馬達，

像急風

向這里撲掃而來，

到了這里，

都憂然地停止。

「車來了呀！

車來了呀！」

躍動的工人們

用律動的力，

用蜂擁的姿態，

帶着莫名的歡欣

抱起木箱

撲向着汽車底懷抱！

不可遏抑的

力底傾流，

每一輛龐大汽車

被注滿了

沉重的木箱。

馬達

開始暴跳，

——生活的歌唱

勝利的鼓舞

迎着光輝

駛向了遙遠。

遙遠處

將有火的跳躍

血的流奔。

(五)

對着永恆奔流的

大江，

我歌唱。

歌唱呵，歌唱呵，

向隔江的山叢，
向十一月的寒空，
向一次也不回顧的流水，
向明天的太陽。

歌唱呵歌唱……

我懷抱着我底壯歌，
走上了我自己底路。

——這路

將載我回到溫暖的巢穴。

(六)

大地是如此的遼闊呀！

種着高粱的田野

種着玉蜀黍的田野

割了稻子待耕的田野，

松樹的森林

柏樹的森林

杉木與樺條的森林

它們嵌着這條平坦寬闊的大路，

伸到無盡的遠處。

我懷抱着我底壯歌，

自由自在地走在這條路上。

城市

已與我去得遠了，

那電力底光輝

混合了天邊的繁星，

那馬達底跳躍

那起重機底嘩啞

那工人們底邪許

已再不能與風聲分割，

那流走的人羣，

距離使他們遠離我底眼睛。

從山底那邊

挑着担子的

走上了這條路，

從村莊底盡處

趕着驢子的

走上了這條路，

他們手里都提着亮殼，

他們底臉都朝着城市。

他們唱着

淳樸的山歌

他們也用那爽快的聲調

向自己底伙伴

高聲說話。

「趕快，趕快，

你看，沒有月亮，

趁今夜賣了多好！

趕快，趕快。」

「是的，

你底米，

我底棉花，

那兒的人，

都要它。」

他們和我

漸漸沒有了距離，

他們有力的言語

我聽得清

每一個字。

他們和我

擦身而過，

在亮殼照不到的暗影里

我感到了灼熱的呼吸

我聽到了跳動的脈搏

我看見了紅黑的面孔。

我們底脚步，

又拉長了我們底距離；

在無盡的夜暗里，

我們互相消失了影子。

(七)

我走着……

走過樹林，

繞過池塘，

打狹小的田徑上

穿越茅艸叢，

再走向那

無數的黑色的屋簷，

——那里面

就有我溫暖的巢穴。

已經是子夜了呵！

巡更的

正敲打三更。

警覺性最敏銳的

動物，

彷彿熟悉我底步伐，

一聲也不吠叫。

我看見了燈火，

燈火！

呵，我像哥倫布看見了

亞美利加洲

那樣歡快喲！

我舞踊着輕快的

步伐

向前走近，走近。

我聽見了

紡紗車底聲音，

推磨的聲音；

從每家底門縫

窗洞

飄溢出來

「虎鳴 虎鳴」

像向我

訴說一串古老而艱辛的故事。

而我

又是最熟悉這故事的呀——

他們每天

每天

用扎花機去掉棉子，

用弓弦再把它彈鬆，

飛一身白色的纖維，

一雙眼珠一瞬也不轉地

盯住手里的棉條

把它細細地拉成紗，

他們每天

每天

從河里淘洗了麥粒，

送到禾場上曝一天好太陽，

晚來收上磨盤

冒着汗

把一粒麥變成無數粒的麵粉。

到明天

——太陽還未紅

一切需要棉紗的地方

就有了棉紗；

一切需要麵粉的地方
就有了麵粉。

呵，仇敵！

當你在空中，

狂笑我們底工廠火化

和機械能力的毀滅時，

可會知道

中國底大地

每夜

有這「虎鳴」的歌聲麼？

你聽罷：

「虎鳴 虎鳴」

這平和的旋律，

汎濫着

自由和勝利！

一切放肆的狂笑

在這里都會變成自慚的哭泣；

一切瘋狂的蠢動

在這里都將俛首貼耳。

我壓抑了我底壯歌，

在一座茅簷下停止了脚步，

輕輕推開我推過多少次的門，
向歌手們——他們和她們
深深地祝福。

而在「虎鳴」聲並不停止里
我得到了回答的歡迎的笑。

我浴着笑，

打開了我底房門。

我舞踊着

輕快地走了進去，

我點燃了桐油燈。

。

在桐油燈下，

我凝着淚，

歡喜的淚，

我揮着筆，

多麼流利的筆，

隨和我激越的脈搏，

一刻也不停息地

寫完了我底詩。

聽，雞聲四野，

已經唱出了黎明。

一九三九，十一月廿，黎明時寫成。

渡

我們一直不停地走向河……

十二月的風

從樹梢滑下

壓死了荒草

壓着失去了青春底顏色的

河流

河流

傾着冰冷的水

無止息地

馳向它自己所探險出來的道路。

河流底寬浩的水面

鵝黃色閃耀着的水面

幾隻水鳥

縮着爪

展開翅膀

低低地飛迴，

以極緩慢的三兩聲的「嗷嗷」

在荒涼上播撒着寂寞。

而風旋着 絞着 呼嘯着……

水與水碰擊着 與巖岸擦撞着……

那低弱的 急促的

又是憤怒的聲音喲！

像遭受了

愛底遺棄

於痛苦輾轉中沒有了精力的呻咽……

像恐懼於

未來的足以摧殘它底命根的暴力。

而喘息……

像不甘於忍受迫害

反抗地

向互豎在它面前的醜魔狂號……

爲濃霧與飛塵所塗染了的

陰暗得像要哭泣的

天野，

是以怎樣一幅嚴肅的面孔呵

垂下耳朵，傾聽着

這燦爛了的大地上底——

葬送腐朽的陳渣 謳歌正在行進的戰鬥 而且迎着還在遙遠

處遙遠處的我們底幸福的 風與水合奏的

無比悽愴又無比激壯的音樂！

散開在兩岸

稀疏的禿禿的樹枝

隱身在朦朧里

苦苦地搖曳……

不知是要招回太陽

還是歡迎濃霧變成霞霓

放肆地衝向大地？

擱棄在沙灘上

洞穿了底的

朽爛了的

被拆毀了的

渡船，

——曾經在這河上，這邊那邊划行

從朝到晚

幾十年……

在今朝

——苦難的圈套縮緊到無可再縮了的今朝呀！
它們安息了。

曾經被人養育的

當作財物的

鷺鷥們，

頹傷地停在已不再划行了的

破船底邊緣上

低下頭

默然地忍受寒冷底侵襲

等待主人……

——哪知道

主人已跨上艱困的旅途

流浪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呵！

曾經在這河灘上開黃花的

蒲公英，

也像昔年一樣服從着季節

早就枯萎了，

也再沒有孩子們把它檢去當柴燒……

還有什麼呢？

呵，狂頑的風呀！

呵，滾沸的水呀！

狂頑的風

追隨着

滾沸的水

從天邊奔捲到天邊呀……

這些，這些從太古草昧時代以後

再不會一時有過的

而偏出現在今天的

荒涼與悽愴喲！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爲我所熱烈地愛戀着的河流

就這樣

隔絕了爲我所同樣熱烈地愛戀着的兩岸！

而我們是不能停留在這兒的

我們底子彈袋早空了

我們底乾糧袋早空了

我們底水壺也早空了

我們底槍膛是決不能再發熱了……！

我們再不能停留 那怕是一時一刻的停留呀！

我們再不能停留呀！

我們已經是掙扎着

生命底最後的耐力……

我呼喊——

我悲哀地呼喊：

「渡船呀！」

我含憤地呼喊：

「渡船呀！」

我和着無數人底嘶啞了的聲音呼喊：

「渡船呀渡船……」

而河那邊

倚偎地靠着的

一條線的船隻呀

已經很敏銳地感到：

「這是自己兄弟底聲音呵！」

讓我們

渡過河，

讓我們

在河底彼岸

把槍砲 刀 火苗……

把力 血液……

把一切兌換自由的東西

重新準備好。

一九四〇年，

曠野

讓我們底馬

盡情地奔跑吧

這里是多麼空闊的馳場呀！

沒有一個土丘

沒有一塊石頭

沒有蔭森的林子

沒有寬闊的

水深浪急的河流……

太陽耀着

高邇的天空這麼亮，

輻射熱均勻地

觸撫着這土地

讓一切都感受適度的溫暖，

從塞外吹來的風

響着尖銳的哨子

雖然給這里帶來了冬天……

我們底馬匹

像在追逐着風

也像爲風所奔捲地

蹄子把塵土向後邊掀動，

我們在馬上吶喊，

馬，伸仰着頸子

向崇高的天宇

露出整齊的排牙

不住地嘶鳴，

這聲音

比風底叫嘯尖銳

比風底叫嘯旋得更high，

這聲音像要劃破這曠野

透流到曠野以外的遙遠處！

我們底眼睛看得這麼遠：

我們看秦前面

和我們底馬鞭所指畫的兩旁

是同樣的遼闊，

我們看着遼闊得模糊了的地方

藍天在那里沉下了，

我們看着成羣的飛鳥

越飛到遠處越低

最後在平野里溶化了……

我們知道

我們底眼睛看到了曠野底邊緣。

而我們現在

是奔馳在曠野底中心呵！

蔥綠的麥苗

一直護着馬蹄所踏印的

黃土道路，

我們看不見這道路有多長！

我們嗅到

泥土底濃厚的氣息，

眼睛里閃着

泥土底健康的光彩，

我們滿懷了說不出的親愛……

一片田連一片田，

一直連到曠野底邊緣的

嫩綠的麥苗，

在風里輕輕地飄動，

向我們誇耀今日的繁茂

誇耀未來的收穫底豐足……

一個村落滑過了

前面又現出一個村落。

高低不齊的樹

把村落環繞着，

多刺的藤子

沿着樹幹編成籬笆

把村落環繞着，

在村落底盡頭

在通過村落的路口

年青的朋友

拿着紅纓槍

守候着……

一個碉堡滑過了

眼前又現出一個碉堡。

碉堡壓着幾條大道底交點

高高地聳立着

壁陡的

像是這曠野里底山峯，

碉堡上飄着

我們莊嚴美麗的旗幟，

我們底弟兄挺立在上面

靜靜地

瞭望着曠野底邊緣以外……

我們蹤躍過了小溪呵！

溪水潺湲地歌唱

平穩，閒靜

如同慈母唱給搖籃里聽的

甜美的曲調，

澄清的波面

照下了我們底

英俊的愉快的影子，

我們二十騎

——這數目

正像我們每一個人底年紀

今天，是這般驕傲呀！

聽着大地底招喚

讓我們起誓：

奔馳到曠野底邊緣！

呵！遼闊呀 遼闊呀！……

我們還是奔馳在曠野底中心，

前面兩旁

和我們底距離

還是像以前一樣遙遠……

我們迎上去！

雲朵在我們底頭上幻變

蒼鷹在我們底頭上鳴叫，

我們底馬

「哧哧」地應和着

蹄子是掀得更快了，

我們迎上去！

風迴旋，急速地迴旋

我們嚐不到一點嚴寒，

我們只覺得

空氣過剩的充足

讓我們呼吸得如此舒暢……

一顆老樹滑過了

一個池塘滑過了

一大塊芋田滑過了……

在芋田里掘芋的幾個農夫

望着我們笑了，

牽着牛在池塘里喝水的孩子

池塘旁邊洗衣服的姑娘們

也望着我們笑了，

我們也笑了……

我們好像從不曾這樣笑過！

也彷彿從不曾笑得這樣好！

在馬上

我們愉快地

打開發光的槍機

推上子彈，

我們拍着馬：

「有誰來侵犯我們底土地……」

馬叫嘯着，跳躍着，

好像在流火交織的生死場上

看見了強暴的仇敵

鬃毛豎起來了，

好像決鬥一樣的勇敢

憤怒……

我們把繮繩勒緊

好容易馬蹄迫促地停止了！

而，立即又像旋風一般地回轉身來

朝向出發的地方奔跑……

啊啊！我們出發的地方

——我們底營房

已是一些小黑點

散佈在天與地相連的弧線上。

曠野

親愛的曠野，

在這里

這樣地奔馳

是這樣的自由自在呀！

讓我們來歌唱呵：

「我們祖國

多麼遼闊廣大……」

四一年，一月，廿三日。

夏 日

(一)

好的，白得耀眼的陽光：

好的，綠的田野 綠的森林

綠得像金屬的沉澱物 像鑽石：

好的，朝一個方向流動的風

流得這麼平靜的風：

好的，早熟的玉蜀黍 高粱
在風里

像大地伸出的無數隻臂膀

爲了歡迎這日子

而揮擺着結實的手掌……

好的，紅的花 黃的花 粉白的花

在風里

猶如千千萬萬的火炬在閃動……

這是如何地可喜呵

我們有了這一天！

這一天

是希望成熟的日子

是辛勞結果的日子

是自己報償自己的日子

是發笑的日子

讓我們這樣地走出我們底草房

帶着像田野這般寬闊

像泥土這般樸素的

一份真實的愉快走出草房

戴過兩年了的

在連綿的秋雨里發過霉的寬邊草帽

壓在我底頭上，

陽光！好陽光

照射着我底沒有披衣服的身上。

好像我就是傳說里的人物

要在一團永遠不息的火焰里

燒成一身紫銅：

我含着竹根旱煙斗

多少年來

被我底粗糙的手掌摸着的煙斗

已變得紅潤有如紫玉了

多少年來

已經是我底不可分離的伴侶

現在 也像一些日子一樣
我熟悉地一邊吸着 一邊走……

(一)

昨天拔起的莠草

現在已經枯萎

躺在夏日的陽光下

像躺在嚴霜里一樣

它底野性的慣于侵害的生機死滅了。

棉田里的棉筴

現在已經裂開

棉花底纖維

毫無拘束地膨脹着

在這日子裏

它要完全裸露出來

你看 你看

這是如何純潔的白色呀，

瓜地里

南瓜 胡瓜 還有紫色的茄子

一個個都胖起來了

這麼圓 這麼有光彩，

蕎麥花

開在最貧瘠的斜坡上

人們認為最沒有出息的土壤上

然而它也是如此的燦爛，
扛豆比昨天垂掛得更長了，
野玫瑰比昨天紅得更美……

稻田呵 淺艸平鋪一樣的稻田呵

昨日的雨水裝滿了

盈盈的如少女含情的眼睛

不知世故地凝望着

等待那一個祕密的希望到來，

而希望已經從里面生長起來了呀——

嫩綠的稻秧

新鮮活潑的稻秧

像有着豐富的乳漿養育着的孩子

一天比一天壯健

一天比一天壯健呀！

看着這些

我不由地做了秋天的黃金的夢：

那飽滿的顆粒

那透熟的香味……

我將怎樣舉起第一束稻穗

第一次把它摔向穀倉？

那稻子洒落在倉底的連珠似的聲音

在我底心里

將變成怎樣難得領略的歡喜……

桑園里

這麼多低矮的桑樹

桑葉採完了又發了芽

撐住這火一樣的陽光

給艸地上畫上一些流動的圖案，

一隻大公牛在樹下的艸地上睡覺

很舒服地它蜷着腿

它底脖子和肚皮緊貼着清涼的地面

它底粗大的呼吸這麼平勻

它底嘴角里流着涎

桑葉底影子在它背上輕輕撫摸

蟬子在樹上爲它唱催眠歌……

它睡得這麼甜呵

它睡的姿態是這樣的舒適！

蟬子在樹上唱歌

悠長而顫動的聲音

像這靜靜的風一般的清涼，

這麼多 難得數清的樹呵

比樹還要多過千萬倍的歌聲呵

伴隨着一陣好風吹來的時候

我簡直暈眩了

我簡直覺得這是樹枝發出的聲音

樹葉發出的聲音……

呵！我們該怎樣驕傲我們底日子
我們有了如許多的響樹呀！

那很遠很遠的地方

還有許多聲音——

溪流底聲音

鳥底聲音

小孩子底聲音……

這真是太好了！

我們應該感謝這陽光呵！

是的。還要想一想

這日子是怎樣來的？

你應該記得

那土地凍結的日子

那灰暗的沒有光彩的日子

那植物枯槁的日子 動物顫抖的日子

這原野是如何的死寂 荒涼呀！

我們縮在土房子裏

緊閉着門扉

圍坐在多烟的松柴火邊

聽着北風用永遠同一的聲音

訴說着季節的痛苦

聽着烏鴉反復不休地

叫着饑餓與寒冷

我們想到 又仔細地安排着

一個春耕……

從我們底食糧中

節省下來當作種子

從我們燃燒的柴草里

節省下來作牛馬底飼料

還要給我們底雞 豬仔

準備足夠這些日子的糟糠

每天清早

霧氛迷漫的清早

寒霜疊積的清早

我們就離開

爲我們所不願意離開的溫暖的草床

帶着釘耙和篋箕出去

尋找畜生們昨夜遺下的糞便

——我們底肥料

你想一想

那些日子里

我們是怎樣焦急地等待着

太陽從南方回來……

(四)

然而，在今天

我們並不能停止我們底辛勞呀！

你看，我們底莊稼

它們都還等待着我們

它們顛着頭 招着手

要我們來……

它們是這樣小 這樣嫩綠

它們距離黃金色的日子還是很遠很遠

還要用我們生命的全力

和我們昆魂深處的熱望

好好地來保護我們底稻子

不叫它饑渴 而且

讓一切的綠色都晒到好太陽

最後讓我們看着

它們都開了花 都結了果

一齊步入那黃金色的日子裏。

到了那一天

讓我們再說一遍

這是希望成熟的日子

辛勞結果的日子

自己報償自己的日子

發笑的日子

到了那一天

看有那一個狂妄者

敢奔在我們底面前說：

「放下你底鐮刀！」

.....

好呵！這日子

好呵！這陽光

現在我底心里是愉快又清涼

我一點也不覺得炎熱……

請你不要笑我

已經滿頭大汗 滿身大汗

我還要用我底伴侶——

我底紅潤有如紫玉的煙斗

走到我們底田野里去

你看，我底夥伴們都早在那里工作……

四一年，夏，在西永鄉。